民國叢書

第五編

·79·

歷史·地理類

延安歸來　黃炎培著

延安一月　趙超構著

延安訪問記　陳學昭著

戰鬥中的陝北　舒湮著

上海書店

延安歸來

黃炎培著

延安歸來

每冊定價陸拾元

·外埠酌加郵運費·

著者　黃炎培

發行者　國訊書店　重慶張家花園

總經售　生活書店

民國卅四年七月重慶初版

民國卅四年十月上海再版

〔6〕S. 1—5000

目次

延安歸來答客問

這回，我偕褚輔成、冷遹、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鈞五位先生飛到延安，從七月一日至五日，往返共五天。回來以後，各方面朋友紛紛問我延安的情形。這樣，那樣，說了一遍，又是一遍，著實應接不暇，怎樣辦呢？且把各位所發問題，用一番整理工夫，每問題作一個答案，一個個寫在下邊，用書面來替代口頭，也許可以省却些諸位發問的麻煩吧！如要知道我們整個的行程，還有一篇延安五日記。那寫得比較詳細些，諸位儘可參考。

一、問你們延安一行，究竟是怎樣的動機？

答：我們六個人雖都在參政會，有相同的主張，但有各不相同的

立場。褚先生是國民黨老黨員。左、章兩先生各有他們所代表的黨。我和冷先生、傅先生都沒有黨，但傅先生是以學者的身分，而我和中間幾位先生，還有些民主同盟的關係，可是立場雖有小異，主張却是大同。

我向來這樣主張，抗敵要必勝，建國要必成，先須完成三大合作：就是政府與民衆合作，中央與地方合作，國民黨與各黨各派合作。我呢，願竭盡一切力量來協助牠。這是我抗戰以來基本的一貫的主張，在這上邊當然我是願意賣力的。

五五憲草，在憲政實施協進會裏，硏討了不少次數，末了一次，我起立發言：這分憲草有値得極端重視的一點，就是必須在全國和諧一致的空氣中產生，否則萬一釀成糾紛，反爲憲政施行的障礙。褚輔成先生

立卽起言，我的主張也是這樣。隔幾天，褚先生招我和冷、左、章、傅諸先生王雲五先生等，提商這問題的進行方法，這是五月廿五日的事。

六月二日用褚輔成、黃炎培、冷遹、王雲五、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鈞七個名字公電延安毛澤東、周恩來兩先生，大意是說：團結問題的政治解決，爲全國國人所渴望。某等鑒於國際國內一般情勢，惟有從速恢復商談，促成團結，盼復。同月廿二日，接到延安復電表示，如果當局願意，是樂於商談的。並歡迎我們到延安去。同時表示他們不參加本屆參政會。

接下來我們七人作數度深切的硏究，我們發電的意思，祇願促成國共商談，希望造出和諧空氣來。我們自己並沒有預備提出什麽主張。但現在延安要我們去，我們倒需要考慮一下。

我們數度會商的結果，一致認定雙方商談的門，是沒有關閉的。蔣主席三月一日演詞，和毛先生論聯合政府文，都說得明明白白的。但從三月初延安表示中止商談以後，如果在商談沒有恢復之前，國民大會問題，儘管一步步進行，那末，國民大會可能被人認爲某方面的國民大會，所通過的憲法，可能被人認爲某方面的憲法，那就僵了。若一面儘管進行國民大會問題，恐於商談的進行上，也將受到影響。因此，我們七個人一致主張兩點：一、要從速恢復商談。二、把國民大會問題的進行展緩些。

主張既定，共同去見蔣主席。主席很希望我們延安去一趟。並在我們充分說明一致的主張之後，以偉大的、懇切而坦白的精神，答復我們：國家的事，祇須於國家有益，都可以商談的。我們聽到了，就

決定去延安。但是到臨走那天，王雲五先生病了，結果祇有六個人去。

二、問你們六個人去延安，用什麼名義呢？

答：我們是用個人名義。雖都是參政員，但並沒有受參政會公推。冷傅兩先生在去年參政會裏，曾被推爲延安視察團五人中之二人，但他們兩位並不用視察團團員的名義。更不管有黨無黨，我們是自由的，自動的。不受任何方面的委託，所以不受任何約束，我們不是第三者，不是和事老，我們也是國民，我們是有主張的。我們去延安，我們先認清自己的身分是這樣的。

三、問你們究竟對於大局是怎樣的看法？

答：內戰是絕對不應該，也是絕對不可能。這不是誰能打，誰不能打的問題，而是國內和國際情勢上所絕對不允許的事。這是從消極

方面說。積極方面，在全世界高唱和平與民主聲中，無論國與國間，民族與民族間，乃至一國之內，任何單位與單位間，凡是兩個以上，都在由聯系而合作而團結。波蘭問題，算是一個僵局的了，到底圓滿解決。印度希姆拉會議的破裂，輿論都不滿意於回教代表的固執，世界思潮的新傾向，不是已經顯明了麼？這是我們一致的看法，而況國共問題，雙方商談之門，本沒有關閉呢！

四、問你們到延安一般的觀感怎樣？先請說說延安的風光好麼？

答：我們是坐飛機去的。一下飛機場，首先使我們注目的，是左右兩行山脈，高高下下的峯壁上，鑿着無數圓形而平底的窰洞，這都是老百姓的家，延安是經過幾次日寇的大轟炸，最近從瓦礫堆上，建築起房屋來，成爲疏疏落落的街道，當然說不到繁榮，但在新市場區

域，把重慶來比，彷彿像信義街棉花街一帶，中間不斷地是新建的房屋。商店二分之一，至少三分之一，都是合作社，或類於合作社的組織。中間不少數量的商品，是公務員家庭所製造出來的，所種植出來的。警察是沒有見過，遊民他們叫做「二流子」也絕對沒有的。標語很少，或者竟可以說沒有，有的是街上宣傳小品。我提出一兩點比較瑣碎而可以做描寫延安風光的助力的，書店門外揭示着的廣告，出售書籍和文具，在黑板上每一種用粉筆畫一個圖，標明價目，民衆都在圍觀。還曾到理髮店裏去訪談，每一次理髮流通劵七十元。理髮用凳的靠背，窄窄的木板一塊，板向後方，人斜臥在上邊，理畢，將木板豎直，回復原狀，這個制度倒比一般流行的理髮椅來得簡單而省費。這邊一般的木器，都是製造得非常堅緻的。

忽然看見一個招牌，是「韜奮書店」，使我頓時懷念到長眠地下的老同事鄒韜奮先生，發生無限的哀感。

延安城靠着一條延水，河身很闊，但水極淺，一般人涉水時，水不過膝，我們是坐着汽車過河的。問他們才知道到發水時，流量和流速大得了不得，在平時老是這樣的。

延安到處總是一條水，水邊一條路，路兩旁是人家，水兩旁是高山，彷彿一式的。

黨政軍三個中心區域，我們都到過，房屋高高低低地都在山坡上下，和民間的建築，沒有多大差別，但各有一個大會堂，大會堂的規模當然不能比重慶中華路的青年館，但也還有中一路抗建堂模樣，實在超出我們想像的。

我不再說下去了。請讀我的延安五日記吧！

五、再請說說延安的人物：

答：說到人物：我願意先談談延安的民衆——現在延安有五萬人口，其中三萬多是公務人員和他們的家屬等等，這種人員，不論男女都是制服，女子學生短裝短髮，都代表十足的朝氣。當地老百姓，衣服也都很整潔，衣料是藍或白的土布。絕對沒有襤褸汚穢的流浪者。女子皆天足。此等土人，是代表樸實和體格的健全，却從沒有發見過紳士式的男子，和塗脂抹粉灑香水高跟鞋等摩登裝束的女子。

至於中共重要人物毛澤東先生，依我看來，是一位思想豐富而精銳又勇於執行者。朱德先生一望而知爲長者。此外轟轟烈烈的賀龍、彭德懷、聶榮臻、林彪、劉伯承……諸位先生（徐向前先生在病中

沒有能相見）在一般人想像中，一定脫不了飛揚跋扈的姿態。料不到，這幾位先生都是從沉靜篤實中帶着些文雅，一點沒有粗獷傲慢樣子。眞是出於意外。

我們來去統共只五天，在延安三天，每天總有半天，忙的是正式談話。所有觀風問俗的工夫，用得太少，這也是無可如何的。

六、問延安的政治作風究竟怎樣？

答：我們在延安，倒自由自在的。要到那裏，看那人，都絕對自由。你不需要帶路，你就自己去。可惜我們時間實在太短。沒有能出延安，到四鄉去走動，就在延安，看到的地方，也實在太少。就所看到的，只覺得一切設施，都切合乎一般的要求，而絕對不唱高調，求理論上好聽好看。舉幾個例，他們知道貧農的要求，不一定在自有其

田，祇在乎有田可耕，而減輕租額，於是變分田政策爲減租保租。他們知道貧民要求有錢可借，而減輕利率，於是不禁止債主放債，但嚴定減息保息。有人將懷疑中國共產黨在開倒車，然毛先生說：那些都是黨八股，萬要不得。他們知道老百姓最苦的是貧而且病。現在都市設醫院，施醫給藥，是不夠的。於是組織醫療隊，巡迴四鄉，醫和藥是送上門的。他們常常抓住了一個人成一個地方辦出優良成績的，來一個擴大運動。離開延安二三十里吳家棗園吳滿有耕地辦事成績好，贈他一個勞動英雄徽號，各地舉行大規模吳滿有運動。毛先生說：我們要打倒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我們要向老百姓學習。工農分子的知識，有時倒比知識分子多一點。讀了馬克思主義，沒有能根據它來研究中國的歷史實際，創造出合乎中國實際需要的自己的理論，做了中

國共產黨黨員，看不見中國，祇看見書架上的革命文獻，這種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還是少一點好。他主張有些書本知識的人，快回到實際工作裏去。這都是中共三年來的新方針，至於執行的比較澈底，不馬虎，在延安幾天裏，隨處可以見到，這是事事有組織，人人有訓練的緣故。

我們應該知道中共政治作風已變了。不是變向別的，而是變向平凡。

七、問你們和延安諸位領袖正式談話的經過怎樣呢？

答：我們和毛先生等談話，在三個半天中間合起來，倒有十來個鐘點。第一天我們敍述來意，和充分說出我們對於大局的看法。說到雙方商談之門，並沒有關閉，毛先生很表同意，還接着說，祇為了門

外有一塊絆脚石，就是國民大會問題。第二天彼此交換意見，幾乎每一個問題都充分討論到，時間也佔得最長。第三天談出結論來了。對我們所主張的兩點，表示完全相同。而另外提出些他們的意見，總之這三天的談話，彼此都十分坦白，十分懇切，不當做「辦交涉」，而是親親切切地談心。因爲大家對於大局有相同的看法，這基本觀念是一致的。

八、問你們回來怎麼辦呢？

答：我們回來以後，六個人共同去見蔣主席，很坦白地據實報告，接下來就忙着參政會開大會了。

九、問這次參政會，你們的態度怎樣？國民大會問題的結果是怎樣？

答：我們商定依各人的地位和環境，用不盡相同的方法，希望完

成我們共同的貢獻。有人關心到中共不參加參政會一點，我們對這點在延安並未提及。我們認爲如果從商談而獲得團結，根本上得到解決，枝葉自不成問題的。

這次參政會關於國民大會問題的經過，倒是值得一述的。七月七日開幕的那天，蔣主席演詞中，有這樣的一段話：

……本年五月國民黨第六次代表大會有於本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國民大會之決議，至於與大會有關各問題，在未聽取貴會諸君之意見以前，政府將不作任何決定。因爲國民大會的召集，既在結束訓政，還政於民，則大會日期，自應由國民黨來負責決定。至於與國民大會的召集有關的各種問題，在現況之下，雖不易得到理想的解決，但各方如能虛懷討論，政府自將虛心接納，當亦

不難覓得相當滿意的方案。……政府對於與國民大會召集有關的問題，擬不提出任何具體的方案，可使諸君得以充分的討論……所要求於各位的，在排除一切黨派的成見，純然站在國家利益的立場，提供合理的主張。

到討論這問題那天，同人對這問題的提案有二十四件，登臺發言的有三十六人，所有各人態度，確不愧爲自由和充分，我和冷先生遹、江先生恆源，有如下之書面聲明：

炎培、遹、恆源對於國民大會問題，素抱一種主張，以爲此事誠發於國民黨結束訓政還政於民之善意，其惟一先決條件，即必須在全國和諧之空氣中進行，則一切問題，庶可迎刃而解。蓋國民大會責在制定憲法，樹立中華民國百年大計，如各方主張，尤其

是有組織者之意見，尚未融通，而遽欲倉卒召集，倉卒制定，則其後患將不堪設想。欲完統一，而適召糾紛，以善意而獲惡果，以百年大計而演成百年大害，在此存亡生死千鈞一髮之間，實私心所深憂大懼，而不敢苟同時論，偷取一日之安者也。何以造成全國和諧空氣，則以為羣策羣力，凡在國民，皆當有以自效。……今本會將討論國民大會專題，在同會諸君子自可各抒所見，而論國家利害關係，則一出一入，何去何從，諸君子善為國謀，必能審慎抉擇，舍小己而取大公，抑感情而伸理智，民國前途，將決於諸君子之一念。………

到審查會那天，又經過一番詳盡的討論，結果製成一分審查報告。

這分報告，提出大會之結果，以起立贊成一百八十七人對出席一百九十六人之絕大多數通過。此項審查報告，其文如下：

本審查會關於國民大會之提案，二十四件，經鄭重研討，僉認爲政府召集國民大會以實踐還政於民之意願，全國人民，咸深欣佩。本會同人對於國民大會問題所提意見，彼此雖不無出入，然憲政之必須從速實現，憲政籌備工作之必須加速推進，國民大會之必須具有完滿代表性，全國統一團結之必須繼續求其實現，則爲本會同人一致之期望。爰本斯旨，謹請大會作次列四項之決議：關於國民大會之日期，本會同人意見未盡一致，本會茲不提出具體建議，由政府斟酌情形決定。

二、關於國民大會代表問題，請政府參照本會各參政員提案，衡酌法

律與事實，妥定辦法，務使國民大會具有極完滿之代表性。

三、憲法制定時，應即予實施，俾政府還政於民之旨，早獲實現。

四、國民大會召集前，請政府從速採取次列各種措施：

(一)繼續採取可能之政治步驟及協調之精神，求取全國之統一團結，本會同人並盼中央方面亦深體統一團結之重要，使政府今後所採取之政治步驟獲得其預期之效果。

(二)保障人民身體言論出版及集會結社之合法自由。

(三)對於各政治黨派依法予以承認。

(四)依限完成後方各省各級民選機關之設置，以樹立地方自治之基礎。

(本會同人原有各提案及本審查會各審查委員所提之意見，

連同本決議案併送政府。）

這是本屆參政會對國民大會問題之結果。

十、問你推測這件事的前途怎樣？

答：事實的經過，已詳盡報告如上文了。至於前途怎樣，我不想輕率地加以推測。祇認定兩點：（一）這一問題的利害，已經明明白白，更沒有懷疑餘地的了。（二）我人服務，苟利於國，成敗應非所計。

延安五日記

日記，我是從辛亥革命那年寫起的。但這五天的日記，含有特殊意義，從延安回來，問我延安情形的太多了。我無法一一口頭報告，在友誼上又不能不報告，發於良心的驅使，而有這回的奔走，我們的態度，是絕對坦白的。為了國事，在公義上更不能不報告，特把日記來發表。

我的日記，是句句老實話，如果有人以為太這箇了，也許有人以為太那箇了，「見仁見智」，對於諸君，祗有報之一笑。

延安的一行，發動於六月一日，我們七個人——我與褚輔成（慧僧），冷遹（禦秋），王雲五，傅斯年（孟眞），左舜生，章伯鈞，公電延安中國共產黨毛澤東，周恩來表示希望國民黨與共產黨從速恢復商談，促成團結。因為國共雙方在

二月以前，本在商談，後來才停頓的。延安覆電希望我們前去，經各方接洽的結果，決定一行。

民國三十四年七月一日（晴）

前兩天才決定今晨飛延安，內子維鈞用她周密而親切的心思，準備簡單而必要的行李，裝成一皮包，隨身帶着，晨七時，離開了重慶張家花園寓樓，楊衛玉、賈佛如、許荷八、倘丁等送到觀音岩，握手告別，維鈞陪我上小汽車，在這時候，二齡女當當大哭，一齡的丁丁呆看着，什麽都不懂。

小汽車到九龍坡機場，得王雲五信，昨夜忽感寒熱，體溫高到一零三度，醫生力阻出門，結果我和褚、冷、傅、左、章、六人同行，臨上機，

先練習降落傘使用法，說萬一遇到敵機，這件東西是必需的。

九時三十五分起飛，自和維鈞結婚，將滿三年，這回還是第一次分別，因維鈞的富於惰感，一時無法抑制，使我大感動。

機從晴明的天空中北行，白雲朵朵，現出蕭閒的姿態，好像絕不了解世界正在打仗，我們正在忙碌着。嘉陵江一灣一曲，自北而南下，我們的機，迎着它直線前進，過了一個半鐘頭，飛機忽然升高到八千五百公尺，秦嶺山脈來了。我在八年以前，從上海飛西安，轉飛綏遠勞軍，曾過秦嶺，這條山脈最高的太白頂比華山峨嵋山都高。但在飛機裏俯視，只見傾斜着的青綠而滿布着林木的大山坡。在白雲掩護中間一幅一幅在倒退。秦嶺以北又一片青綠的是平原，我舊遊的西安，在馬不停蹄的飛行中過去了。

從重慶到延安，空程四百五十英里，飛機每小時行一百二十英里。陝北一片叢雜的山嶺，一條延水自西北而東南，流入黃河，經過延安的一段，兩道山脈隔着，兩岸背靠着山脚的，是延安的城市。

飛機選定了兩山中間一條最適宜的空中路徑，從遠處直線飛下，一落地，歡迎者成羣而來了。

毛澤東、朱德、林祖涵、吳玉章、周恩來、鄧穎超、秦邦憲、張聞天、林彪、葉劍英、徐特立、李富春、楊尙昆、謝覺哉等等。

從機場周圍一看，好像四面皆山，山壁上鑿下無數的洞，洞的外形，上邊一箇半圓，下邊是一耷，無數無數箇排列着，好像擴大的龍門佛像，却全是老百姓的家屋，我曾經游過晉北，住過這種窰洞，但沒有這邊規模的大。今年陝北苦旱，延安一帶，恰在我們到着以前三星期內下過兩次

雨。

我們坐着十人座位的汽車，搖搖蕩蕩沿着山脚而行，這裏是膚施縣城，在延安舊府城之北。到了王家坪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部，進客堂，賓主圍坐，主人比來賓約多三倍，在歡洽的空氣中，新舊朋友分別雜談。進會堂午餐，這堂有講台，很像重慶白沙沱中華職業學校的禮堂，這不是說中華職業學校建築宏偉跟中共禮堂一般，也不是說中共規模簡陋和一個私立的苦學校一樣，事實確是這樣。只是這禮堂的樑和柱要比中華職校的禮堂粗得多。這裏有一點遺憾，這遺憾兩字，用得特別準確。是遺傳下來的憾事，就是山上很少林木，不是天沒在生，是在中共到這裏以前，給某種軍隊砍光了的。我曾經遊過岷江上游，光禿的叢山，那種慘象，寫入我的「岷源一曲」。這裏山頂，帶青綠色，還算好哩。

餐後，仍乘車行，渡過淺淺的延水，我們南方人讀「孟子」，「子產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車子怎能渡水呢？是不能了解的，那年到曲阜，坐着車渡汾水，才恍然大悟。我們是客，坐着水陸兩用的車，還有許多人，褰裳涉水而過。

過了延水，穿過了小小的延安城，眼簾前忽然閃過一塊牌子，「韜奮書店」。

出延安城南門，到着陝甘寧邊區政府招待所，地名瓦窰灣，每人一間臥房，凡是你所想到需要的，都替你預備着。

小睡後，偕慧僧，秉秋出門，沒有告訴別人，很自由自在地散步新市場。

排列着好幾家大規模的北方式的商店，叫「過儉行」，是一個大院

落，養着不少驢馬，問過他們，知道是代客運貨，運到的貨，也代客買賣。慧僧問他們運些什麽東西，說一部分運進棉花。問棉花的價格，說每担流通劵五萬多元，就是法幣十三萬多元。

這裏向來通用的邊幣，須七元多換法幣一元，現在發行一種流通劵，仿關金劵，（流通劵一元抵邊幣二十元），現在法幣二元六角，換流通劵一元。

這裏婦女的裝飾分兩種，一種是短髮制服，大都是公務員，又一種是從鄉村來的，穿着窄而長袖的大襟的白布短衣，小而圓的袴脚，不穿裙，天足，梳着扁形的圓髻，髻上插上十來個白銀的針，中心一針較大，周圍較小，眉目有些特別，鼻樑是平而長的，兩目和兩眉，各成一字形的直線，顯出一種天然的秀美。我所看到的鄉村裝飾的婦女是一律的。一個這

樣裝飾的少婦，在驢夫扶助下，跨上驢背，盤着一脚平置驢背上，一個六七歲的男孩，跨在彷彿是他的母親的背後坐着，他們騎驢的技術，這樣老練，眞使我慚愧。

一家是聯合木器廠，去訪談了，他們說是若干木器製造的工人，合組起來的。這裏的木器不壞，是工作很道地的舊式木匠，用當地的材料，做成新式的木器。刨得很光，拼得很緊密，角和邊線，都把稜去掉的，漆用淡黃色，著熱不退，我從木器廠裏，招待所臥房裏，和各朋友家裏看來，是一律的。諸位：休笑我寫得太精緻，要研究羣衆文化的程度，這種地方倒是很值得注意的。

一家是供應總店，又去訪談了。原來各機關各公務員衣食用品凡是公家供給的，都經供應店供應，有分店，有總店。

街頭牆壁上貼着一分擁軍公約，是四言的二三十句話，都是講民衆對於軍人，和軍人對於民衆應該互助的工作。

一家婦女聯合會開的合作社，所售商品，都是公務員家庭製造的，吃的用的穿的，種類着實不少。

到處是新建築，我和禦秋去訪問，你們這屋是自己築的嗎？是，有沒有公家貨款給你們，或是補助你們？答沒有。看各家的建築，各式各樣，可以證明這確是他們自己的建築。

街頭一塊黑板，一邊粉書解放區名稱，又一邊粉書含有很豐富的衛生宣傳意義的一樁故事，黑板的角上有個意見箱，什麼人都可以把意見書投入，如果他要向政府說話的時候。

三個人走了好多時候，街道是整潔的，階下有水道。卻沒有看到茶

館。沒有看到一個遊手閒蕩的人，他們叫做二流子。男女都氣色紅潤，尤其是女子，特別秀碩。據說，當地人家吃小米，小米很能增加女子內分泌，可是我沒有研究過食物化學。

在街上絕對沒有看見過一個面帶煙容而頹唐的人。晚餐了，一大羣朋友團坐着雜談，商定了從明日起的進行順序。

今天恰是中國共產黨成立第二十四周年紀念日。在二十四年前卽一九二一年中華民國十年的今天，在上海舉行了第一次代表大會，中國共產黨就這樣成立的。

夜半十二點鐘才就枕，這裏的氣候，中午溫度也要比重慶早晚降低十度，初進臥房見牀上堆着很厚的棉被，一時感覺這種設備也許未免過分周到，那知到了晚上，我的胴部已搶先在歡迎它了。

在枕上，成一首新詩，還沒有定稿，就在雪一般白的窗月下朦朧着，這裏南邊的鄰縣，是鄜州，不免生「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的感想。

二日（星期一）晴

清晨五點鐘起身，朝陽給一道山脈當住，還沒有露面，而紅霞已佈滿天空，這時候空氣最清新，很像北平秋天之晨。肌膚和它接觸，發生無法形容的爽快。就招待所室門外空地，照例舉行早操，散步小園裏，成七律詩一首。早餐，鷄蛋、牛奶、小米粥、饅頭，大碗盛着的白塔油等等。

早餐甫畢，許多新舊朋友陸續來了。

陳學昭、丁玲兩女士，我很早讀過丁玲的不少作品，但見面還是初次，陳毅（號仲宏）新四軍軍長，張仲實，張曙時，范文瀾，二十多年大

學老敎授范文瀾，忽對我深致敬禮，原來還是四十二年以前，浦東中學第一班畢業生，我親自敎過的，他是紹興人。他們不全是共產黨黨員。

從許多新舊朋友口中，知道不少這裏的事實。

這裏有延安大學，有醫科大學，有自然科學研究院，地方軍隊大多是土著，他們的責任在保衛地方，從事生產，不開赴前線。

絕對不拉兵，前方士兵缺額，都就地補充。這裏也常有志願從軍的靑年，最近有二十多人願赴東北，政府替他們餞行，勉勵了他們不少的話。

箇箇人得投書街頭的意見箱，也箇箇人得上書建議於主席毛澤東。

有人說，「我是一九三八年來的，那時候地方婦女還穿着破爛的褲子，我親見過的。現在好得多了」。

政府好像對每一個老百姓的生命和他的生活是負責的。

醫院不多，但有若干醫療隊，巡迴各鄉村替老百姓看病，最近一箇護士節，曾經大規模爲醫療隊護士慰勞。

鄉村有變工隊和扎工隊，變工隊是交換工作，扎工是地方的名稱，扎工隊替人家作工，或受酬金，或答還工作。

全部邊區，到去年年底，已有三十多箇信用合作社，存款總額達五萬萬元，吸收白洋一萬多元，元寶十幾錠，手鐲四十副。這是建設廳長的報告。到今年五月單是延屬分區，也已有三十五箇信用社。資產總額七萬萬五千五百萬元。

邊區銀行，是爲邊區人民服務的銀行。在信用社資金調劑不過來或無法調劑時，銀行負責扶助，給以必要的貸款。

離開延安三十里地，有吳家棗園，一位吳滿有，他的村莊工作得太好

了，不但自己工作，還替人工作，還勸人家替人工作，所以稱爲勞動英雄。借來鼓勵各地方，仿他的作風，這種運動，叫做吳滿有運動，各區勞動英雄還不少。

有一位是一九三六年來的，說，「那時候地方一片荒涼，很多土匪，醫院也遭過搶刼，有一次周恩來坐在車子裏，遭土匪狙擊，打死了同車的另外一人，這人身邊有周恩來名片，土匪以爲被打死的，就是周恩來，一呼而散，周恩來僅免於難」。

延安西北，有一個很熱鬧的保安縣。現在改名志丹縣，那時候縣城內老百姓只有九家。保安之西吳起鎮，現改吳起縣，當時只有些破窰，今成鬧市了。

中共初到時，實行過分田，就是把富戶的田，分給耕農，現在沒有

辦，延安現有八大富戶，其中有田一二千垧（這裏每垧三畝，我會遊東三省，那邊每垧十畝）的不少。商會會長王克溫就是八大富戶之一。

富戶雖是把一部份的田分掉了，但餘下的田，收租倒有了担保。這裏現行的政策，對田主們替他們保租，但須減租。對債主們替他們保息，但須減息。

到處有廟會，不禁止的，但趁此舉行各種有關教育衛生等宣傳。

這裏公務員的衣食用品都是公家供給的，每一公務員每人每年有棉衣一套，單衣一套，襯衣一套，棉鞋單鞋各幾雙。每日米二十兩，（今年為了備荒，改為十六兩，有的人特別報效，自動改為十五兩）。蔬菜一斤，每月猪肉二斤，（去年三斤，為了備荒故減）油一斤半。

生育一切公費，連紙都由公家供給。孕婦產前公家車送醫院檢查。嬰

兒六個月以下，公家給錢。以上到一歲半，每月給麵二十斤。母親如乏乳，則供給牛乳。

醫藥公費，其他用品，如紙筆等，皆供給，但有限量。

一位女士笑着說：「連婦女衞生紙都由公家供給的」。

體弱的皆給保健費，並非體弱，但有特殊情形，如年齡過高的也得用保健費名義加給。這種保健費多少不等，每月由幾千元多到一萬元。

作家特別優待的，例如作家領取紙筆，不加限制。

因爲膳食是公給的。所以延安大學假如有位教授，今天要到這裏招待所午餐，必先向延大方面領一證明紙，交給招待所，使延大減一客飯，招待所添一客飯。纔不致浪費，也不致倉卒難辦，他們立法是精細的。

我問：「無論公家供給如何周到，總有包括不了的地方，例如買書，

買小食，買香烟等一切零用，那裏來呢」？答：「政府獎勵每一公務員和他的家屬努力生產，或就屋旁餘地種蔬菜，或紡紗織布製衣服及一切手工藝，如兒童玩具等等，這種生產所得，都歸他本人的。這是一筆很可靠的生活補給。而街頭日用品的豐富，以及牆根屋角沒有隙地，也就爲這一點。

延安現有人口五萬，但其中公務員占三萬以上，據說中共初到時，這裏城內不過二千多人。

下午坐車赴楊家林，訪問中共主席毛澤東，直到他的家裏。這裏稱毛澤東便是毛澤東，不大連用他的銜名。

楊家林是中共中央機關所在地，同樣是高高矮矮的山坡，離延水稍遠些，風景很好。有一所大會堂，規模相當宏偉。背靠着山坡，大概中共重要人物，他們的家，都在這山坡上下。因爲我訪問許多老朋友，大都在這

裏的緣故。

從大會堂右邊繞到後方，走上山坡，便是毛澤東接見我們的一間會客室，彷彿就是大會堂後身的上層。室是長方形，光線很足，中間安着長桌，四周各式椅子約可容二十人。四壁掛着清清疏疏的幾幅畫，中有一幅是沈叔羊畫的，一壺酒，上寫「茅台」兩字，幾個杯子，我題上一首打油詩。這是某年沈叔羊在重慶開畫展，要求我在這幾幅畫上題字，忽然想起了二萬五千里長征中間，共產黨人在茅台酒池裏洗脚——一樁故事的傳說，就提起筆來遊戲式的寫上一首七絕。

喧傳有客過茅台，釀酒池中洗脚來。是假是眞我不管，天寒且飲兩三杯。

料不到這幅畫落在共產黨領袖的客堂裏。

毛澤東和我們已經談過許多小時了，都是隨隨便便的閒談，這一囘我們事前約定的要談正文，我們六人毛澤東以外，朱德，周恩來，林祖涵，劉少奇，張聞天，任弼時，王若飛，先由褚輔成等略說明這一次我們來延安的大意，接下由我們五人，一一發言，很充分地說明我們對於國際及國內大局前途的看法，認爲團結是有絕對的必要，其次，我們平時對於團結問題的稍稍效力。又次，依我們所知道國共兩方關於團結問題的經過。以及最近商談停頓情形，但蔣委員長三月一日憲政實施協進會演詞說倘在繼續尋求合理的辦法，以期中共問題得以圓滿解決，而中共方面毛先生論聯合政府大文中在發表各種主張之後，也有願意恢復談判的表示。所以我們認爲商談的門是沒有關的，我們說話是你一段我一段，姿態是很自然的，我們說到這裏，毛澤東就順着上文說：雙方的門沒有關，但門外有一塊絆

腳的大石擋住了，這大石就是國民大會。這一點我們的看法倒是相同的。那一天談得很久，可以說都是我們述明來意，還沒有達到交換意見的階段，但時間不許可再談下去，外面報告要進晚餐了。

晚間，中國共產黨中央黨部就大會堂設宴，入席以前，就別室一一介紹，因爲中共最近舉行七中代表大會才了，從前方來的，都還沒有散。向來聞名，這回才見面的如下：

賀龍、劉伯承、彭眞、高崗、康生、彭德懷、聶榮臻、陳雲、呂正操等等。有若干人，已記在前面。徐向前在病中。

堂上放六個圓桌，我的一席主人朱德，陪坐者，賀龍、陳毅、陳雲、呂正操、陸定一等五人，大家隨便談天，只覺在座各位高級將領，一般定以爲飛揚跋扈得了不起，那裏知道一個個都是樸實穩重；和我平時的想像

完全兩樣，和賀龍圓桌談天，就有這種感想。像朱德的厚重溫文，更不用說了。

餐畢，接開歡迎晚會，這地方彷彿是民衆教育館，到者也許有千人以上，毛澤東、朱德等帶領我們在熱烈的掌聲中入場，主席李富春登台簡略說明了歡迎會大意以後，周恩來致歡迎詞，特別强調民主和團結，我們同行的推我致答詞，我就簡短的說明來意，我們來延安的主要目的，就是想在促成全國團結上面努力，我們相信現今世界有一種新的趨勢，每一個角落，每一個國家，都在由分而合，走向團結的一條路。就是國與國間，也形成了大聯合，因此產生了五十個國家合組的舊金山會議，這是世界新的潮流所構成的不可抗的力量，那一國家順着這潮流，那一國家就有生命，反之，將會失去生命。我們來延安，就是發於這些基本的感想。第二目的

想來看看延安，我們來到這裏，還只有一天半，當然不夠資格說什麼話，不過就我所看到的，沒有一寸土是荒着的，也沒有一個人好像在閒蕩。有一位朋友告訴我，政府對於每個老百姓的生命和生活好像都負責的，這句話做到，在政治上更沒有其他問題了。多謝諸位厚待。這是我答詞的大意。

接着左舜生簡單說明了中國民主同盟的經過，及對於中國局勢的看法，說中國需要團結，只有實行民主，才能保障團結。

唱歡迎歌以後，接着音樂，秧歌劇，話劇，到夜半十二時才散會。

使我最欣賞贊美的是一齣「兄妹開荒」的秧歌劇，表演得特別縣密而生動。據說表演的不是北方人，而方言，音調和姿態，十足道地的寫出北方農村，這眞是「向老百姓學習」了。我是讀過王大化關於演出「兄妹開荒」經過的報告的。他說：要表現出邊區人民活躍而愉快的民主自由生

活，要表現出他們對生產的熱情。事後，我懷疑這位主角就是王大化，可惜當時沒有問。

三日（星期二）晴

清早起來，散步園角，發覺四面村落間，一片鷄鳴聲，遠遠近近連續着不斷，使我感到非常地詫異，每天都是這樣。我所寫詩：「想忘鷄犬聞聲裏」，固然脫不了積習，在運用一個古典，寫出政治環境的恬適，實在也是記錄當時實際的情景。同時聯想到也許是普徧提倡家家戶戶家畜生產的結果。

諸友好陸續來談了。

時間太局促，祇能分工，一部分同人參觀延安大學，我願參觀農場，

坐車到杜甫川，參觀光華農場。我曾經遊過四川的三台，觀蘇東坡洗硯池，古來有名人總免不了給人家拉拉扯扯，杜甫川也許是這個例子。但杜少陵也可能來到這里，他從三十五歲起到四十八歲一直在秦中的。我只沒有工夫去考證。

光華農場場長陳凌風，廣東人，嶺南大學畢業。聞夫婦倆很早離開他家鄉，八年前創辦這農場。

這農場有平地二百多畝，山地一百多畝。農夫三十多人，職員二十多人。

（一）農事試驗組。（二）畜牧獸醫組。（三）乳牛場。若干外國種乳牛十幾條。

自製牛瘟血清，各縣很多牛疫，是生產界的大敵。曾有一次七縣同時

患牛疫，注射血清後都愈，現有三千一百多頭牛，都已注射防疫血清。

陳場長一面導觀，一面說明。

小米　特產是狼尾穀，因爲穀芒特別長，鳥獸都不敢竊食，這是從土種中間品成的，經改進後產量增加到百分之十。

玉米　特產是金皇后，這是劉少奇從魯豫前敵間採集來的種子，桿高一丈二三尺，每畝可收七八斗，每五穗可打一升，有雙穗的。經改進後生產增加到百分之五十。

洋芋　美國種，增產到百分之二十五。

棉　特別優良的一種，名「猴子爬桿」，因爲棉鈴生在全桿頂上的緣故，產量特別豐富，現已推行十幾縣。

羊　畜有美利奴羊，還有一種灘羊，收穫更豐，牠的皮就叫灘皮。

糖蘿蔔　正用土法試驗製糖，想從外面運入機器和改良種子，都被阻不得運入。

蜂　一箱可收蜜五十磅，普通祇收三十多磅。

農場一部分試驗區在山坡，種得青綠可愛。

同去參觀的冷遹對農場經驗特別豐富，參觀後大感滿意。

地方民衆主要的食品：（一）小麥，（二）蕎麥，（三）玉米。

毛澤東等來續談正文。今天談話時間特別長，談到的事項特別多。各抒所見，但不涉辯論，儘大家自由發表。結果約定由中共方面把意見寫出來，明日公共閱看。

那天晚上，陝甘甯區邊參議會議長高崗，副議長謝覺哉，主席林祖涵，副主席李鼎銘，在邊區政府會堂邀餐。高謝都是陝北人，中共在陝北

一切設施，有今天的基礎，高崗的力量很多，李鼎銘陝北米脂縣人，米脂縣在陝北各縣中文化水準較高，李已高年，長於算學，長於醫，又精研易經，在邊區政府後山頭養病，我們到後，先去拜訪，略談卽辭出。

民政廳長劉景範，財政廳長南漢宸，敎育廳長柳湜，建設廳長高自立，延安大學校長周揚，保安處長周興及來賓二三十人，一一相見。一位鬚髮蒼蒼，民國元年同出席中央臨時敎育會議的安徽汪雨湘，料不到在這裏相見，柳湜亦是生活週刊的老友。上文提及的勞動英雄吳滿有從幾十里外專程趕來參加。這位英雄年齡約近四十，身高强壯，紅光滿面，是一位十足天眞的當地農村領袖。主賓滿堂，都表現着興奮，惜時間不多，還沒有言談，便入席了。

全堂共六席，和我同席的是南漢宸，柳湜，楊秀林等，楊秀林北高師

畢業，當大學教授多年，抗戰以來親自在太行山一帶打游擊，現任晉豫冀邊區主席，和他長談，得知那幾省敵僞實在狀況。

中共軍隊每到一地方，必首先爭取民衆，現時他們所用的方法，是使民衆站起來，聚攏來，讓他們自由投票選出他們所認爲滿意的人，做這一地方的鄉長或其他公職，軍隊絕對不參加意見，地方政治，就讓這地方民衆去監督，他們認爲只有這樣，才能使老百姓興奮地出心出力。

凡兵士和地方老百姓發生糾紛，必須責備兵士，因爲老百姓沒有鎗，決不敢也決不能欺侮有鎗的兵士，中共高級軍官告訴我，中共對這一類問題的處理方法，是一律這樣的。

四日（星期三）晴

韜奮次子嘉騮來談，多年不見了，見了人，笑面相迎。很肖他的父親。他在笑，我悲傷了。他現在延安大學科學研究院習機械工學，問功課有興趣沒有？答上課以外，半日作工，很感興趣。生活費怎樣？答一切都是公費。這里是這樣的。凡學生聲明願在課餘擔任生產工作的，政府給予公費，這院學生連雜費都由公家供給。問功課滿意否？答滿意的。緊張得很。

若干位朋友又來雜談了。

中共今天的局面，是從艱苦中得來的。

他們是從被壓迫裏奮鬥出來的。

他們是進步的。他們在轉變。

他們現在望着「不擾民」的目標上盡力做去。

公務員體格很好。婦女勤於生育。有人說：食品中小米很助營養，於

婦女尤相宜。但民間生育似乎還是問題。祇看廟會時，許多鄉村婦女們，都在拜神求子。有人這般說。

今天我不去延安大學，準備去參觀一件比較更有趣的事，就是日本俘虜學校作工。

坐車到郊外，參觀日本工農學校，入門，許多人在建築一新屋，有擔運磚木的。有爬在屋面上塗泥的，他們的面目，一望而知是日本人。有的還戴着眼鏡，顯見他們不盡是勞工出身。立定看一下，他們工作很努力，很有條理。校在山坡上，一級級上去，還看見他們各種工作。

全校日本人一百七十三名。校長岡野進，是日本共產黨首領。和我等長談，李初黎譯述。

這裏的日本人約分三類：一類是初到的俘虜，觀念尚未改變。一類是

已經改變了。又一類不是俘虜，志願來這裏服務的。

處理這俘虜們的方法。第一步安定他們的生活，然後慢慢地轉變他們的思想，他們的學力，大中小學都有。

向岡野進發問了，現全世界共同的要求，是民主，是和平，日本軍閥恰恰和它相反，這一類人，在這個世界，當然無法生存的，但我們深信日本的民衆，並不和軍閥一氣，可是已經中了很深的毒，今後怎樣消毒？怎樣回復他們善良的本性？怕很費氣力吧！他答復：要回復他們善良的本性，重在改造環境。逐漸消除他們怨毒的心理。是一種艱難的工作，但吾人必須努力的。我說：是的。要改善政治環境，要使他們認識世界和世界人類，不是這麼一回事。過去戴着某種有色眼鏡，看出來的一切一切，是錯誤的。這種工夫，你們是日本前進分子，當然責無旁貸，我們中國人，

也很願意幫同努力的。

寫到這裏，我想起一樁故事了：一九一七年，我是第四次去日本，那時我們最初提倡職業教育，在東京拜訪東京高等工業學校手島精一，是一位七十餘齡的老校長。承招待到他的家裏長談，從職業教育談到日本勞工問題。他深深慨嘆：日本勞工被壓於資本家魔力之下，連職業教育一名詞，不許成立，祇能說到實業教育。他說：實業教育，是代表資本主義的。你們中國，竟公然喊出職業教育。我們慚愧了。接下，他老人家大發議論了：中日兩國，有眞正親善的必要。像現在，表而高唱親善，骨子裏那裏是這回事，轉下來，大罵日本一班年輕小子，他大聲說：照他們這樣幹法，結果，祇有同歸於盡。他大哭了。且哭且說：我老了，看不見了。黃先生！你還年靑，（其時我四十歲）你們定須大大地努力，挽回你我兩

國的危運。這一段記錄，寫入我當時東南洋考察筆記，這種書，在流亡生活中都不在手頭，僅默寫些大意，三十年來，天翻地覆，回想！回想！不能不感嘆手島老人的先見和熱腸。

我感覺這一個日本工農學校，生氣蓬勃得很。

岡野進有告日本國民書，結語是：立刻停止戰爭，打倒軍部，打倒戰爭政府，建立人民政府，建立和平自由的日本。

沿着學校所靠的山坡，向右行，在近寶塔之下，石壁上刻大字，雖已模糊，彷彿是「老子胸中有數萬甲兵」這幾個字。分三行，高約有十丈。傳聞延安城是宋朝范仲淹築以防西夏的。聞衙存地方志一部，不知是府志？還是縣志？惜無暇考查一下地方掌故。

歸途，同車浦化人夫婦，我已認不得。化人自言三十餘年前，曾由我

的手考取他入上海浦東中學，說了許多許多故事，我還能隱約記得，化人後來服務司法多年，曾任最高法院院長。現在延安專任招待盟軍。

午後，走訪若干老友，陳紹禹，吳玉章……紹禹在養病中。

我和冷適兩人共毛澤東暢談了。暢談到兩點多鐘，把緊要的語句，就我所記憶到的，寫在下邊：

中共作風，到民紀三十一那年轉變的。那時覺悟到過去種種錯誤，錯誤在中了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的毒。

當了中國共產黨黨員，沒有看見中國，看見的祇是書架上馬克思主義等書。

中國的貧農，他們要求的是什麼？要求讓他們種田。他們情願繳租，苦的是租太重，至於自己有田，當然是很好。這是第二步的希望。所以我

們提倡減租。不反對田主收租，如果減租，可以保租。

我們也不反對債主取息，但須減息。如果減息，可以保息。因爲貧民正要借錢應他們急需的緣故。

我們很願意向老百姓學習。

我們很願意使僅有書本知識的人，囘到實際工作裏去。

我們自稱知識階級，實則工農分子的知識，有時倒比我們多一點。

在共產黨裏，祇想消滅別的黨，簡直和在別的黨裏，祇想消滅共產黨，一樣的錯誤，這就是宗派主義的毒，我才是正宗，我以外都要不得。

毛澤東還說：我並沒有其他資格，我祇是一個師範學校畢業生。我說：我祇覺你所講的，都是敎育學說上的要點。二三十年以前，提倡的新敎育，不就是講實際知識麼？不就是講尊重人類本能和個性麼？不就是講

適應人生需要麼？我總覺真理祇有一條路，不會歧出的。

我們的正式談話，今天是第三天了。再到毛澤東家，作一箇結束，毛澤東就愼重地分送吾們一分談話紀錄。第一部分，是中共和我們共同的意見，也就是吾們來延安以前預定的主張。第二部分，是中共對中央的建議。

把這分建議，很充分明確地對着我們一一說明，末了，毛澤東從席上十分莊敬地起立囑我們歸去時務須向蔣委員長多多道謝，給我們難得的機會，有諸位來延安，使我們聽受到許多平時不易聽到的話，增加了不少的了解。並祝蔣委員長健康。

正式談話就此結束。

當夜，軍司令部公宴，爲我們餞行。高級將領都作陪。我和朱德，周恩來等六人同席。有一段談話很有趣味。

鼎鼎大名的各位高級將領，外面沒有見過的，總以爲個個都是了不得的猛將，說不盡的多麽可怕。那裏知道天天見面談笑，眞是古人所說：「如坐春風中」，這一點太出我們意外了。我說。

他們答復了：我們這班人到底年紀都是五十上下了。過去的經驗也不少了。不知不覺中在那裏起變化。加上近年來大家有些新認識，也是促成我們改變態度的一種因素。這幾句話，眞覺得夠使我們深一層更深一層的尋味。

公宴畢，邀我們觀劇。在致詞答詞以後，特演一齣三打祝家莊。是舊式的平劇，而特別添上若干部分的新資料。祝太公家一羣司帳，門公，見錢伸手便要，做事一塌糊塗，對主人一味獻媚，對田戶欺壓驕橫，無所不爲，弄得田戶怨氣冲天，宋江等一大羣梁山男女，打進祝家莊，就得這一

隊農民助力。一面救出七位弟兄，一面還高呼解放。

我那裏會批評戲劇，我就是有一種認識，今天談藝術，祇有能深入民間的，合居第一位。顧曲的周郎贊嘆了，而無法博取民衆同情，貢獻那能算大。像這劇，我確信是一種利器。

在男女老少一千多羣衆極度興奮之下閉幕，已快到夜半一時了。到寓所，稍稍收拾行李，快快睡下，雞已在唱了。

五日（星期四）晴

在鄰雞亂唱聲中，急忙起身，中共諸位朋友，很好意地堅留我們多住幾天，毛澤東正式留我們多住一天，我們本無所爲，就是回程的飛機，約

定今天從重慶開來的。而褚老先生在第二三天身體感覺不適，到底年紀較大，天空的飛行，長日的奔走談話，是很傷精神的，還是決定早回去吧！但到今天他老人家身體倒又回復健康了。

今天是在延安的末了半天，這個清晨，我可忙了。我有一種怪脾氣，歡喜在百忙中幹完多量的工作，而又絕對不許馬虎，這是我母我師的遺敎，越是結束，越要做得道地。這是關於人生品格和福澤的。這當然是一種老輩的說法，但我從小很深刻地印在我腦海。

四點鐘起身，預計在這兩個鐘頭之內，要做完下幾件事：

寫一封信寄給重慶我的夫人姚維鈞，把前天所作一首七律附去。聞重慶延安間郵信很難到達，我要試一試。並且這是我和維鈞結婚以後第一封信，在延安發，做一個特殊的紀念。（這封信終是在七月二十五日那天收

到，特補記一下。）

這裏去蘭州較近，再寫一封信寄蘭州，給我的妹子和我的女兒。

中共朋友說：如有上海去信，可以設法遞到的。第三封信，寄給上海陳陶遺等幾位老友。

還有一件事，要替亡友鄒韜奮寫一篇一周年的紀念文，韜奮是去年七月廿四那天在上海過去的。好幾位朋友要我寫一篇留在這裏。這也是自發的情感逼迫着我，覺得不能不做的文章，就做吧！在枕上先想過一下，提起筆來寫。

韜奮逝世一周年哀詞！

「嗚呼！韜奮，人人爲他的理想而奮鬥，君之生命遂因奮鬥而犧牲。不犧牲於沙場之砲火，乃犧牲於流浪的生活與黑濁的氣氛。不是

東西南北的奔波，君或未至於病，病亦或未至於死，而君竟以是捐生。

「嗚呼！韜奮，君而有知，倘猶憶五年以前之巴州，張家花園之高樓，一鐙如豆，百端悲涕，我欲留君而不得，從此生離死別，一瞑千秋。」

寫至此，我哭了。接下去，

「嗚呼！韜奮，祇留下一副又香又潔的骸骨，問何年得正首丘？今日者，距君之死，歲星忽焉其一周，君身何往？君魂何歸？而我乃飄然爲延安之遊。猶得見君之名於書店，猶得見君之少子嘉騮。此一年來，提及君名，輒爲哽噎，嗚呼韜奮，被君稱爲知己之我，乃僅僅報君以熱淚之雙流。——

我大哭了。一面還接着寫，

——呼天不聞，呼君不應，此寂寞之人生，欲解說其何由。」

寫至此，嘣嘣地在敲房門了。我急喊：請隔壁坐三分鐘，就來。趕快接下去。

「雖然，死者已矣，凡我後死，忍忘天職之未酬！今日者，暴敵行將就殲，國事亦將就軌，勝利！勝利！民主！民主！君所大聲疾呼者，雖不獲及見於生前，終得實現於生後，嗚呼！韜奮，嗚呼！韜奮，死而有知，其又何求。」

急急忙忙地開門，到隔壁一室，許多朋友來了。差不多天天來的朋友以外，加上周揚，張仲實，張宗麟，柳湜，汪雨湘等等。若干位名字已不及記。坐下話別。

有人說：中共還在試驗一件事，開會太多了。時間費得越多，效能越

少。正在極力歸併，集中，減少。

這裏標語已經減到極少極少。覺得消耗了物力，毫無作用，徒然使人討厭。

陳學昭陪我去買紀念品了。我所定買物的標準是能代表地方特殊性的土產。學昭陪我買了幾種食品，兒童玩具，還替我奔走兌換貨幣。所買到的，最得意是粘土模型一匹白馬，一陝北婦女騎坐在上邊，服裝形態，完全是當地模樣，不折不扣。據說是一位大學教授太太的傑作，可愛得很。也是響應政府提倡公務人員家庭工藝的一種表現。學昭還贈我白玉水盂一座，同樣地可寶。

飛機到了。提早午餐，匆匆上機場，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和在這裏天天見面或見過一次兩次面的老朋友新朋友，幾乎沒有一個不在場，熱鬧

極了，我所抱歉的，招待我們的許多新朋友，不及普遍記錄他們的大名，但這情意是沒有一位敢忘掉的。同行六人一箇箇握手道謝，依次登機，一轉眼間，只見地下一大堆人，越來越小，小到像螞蟻一般，和我們最後分別的，到底是山頭整整齊齊幾百千箇窰洞，我們應牢牢記住：在這幾百千箇窰洞中間的，纔是眞正延安老百姓。

下午四時左右，冒着傾盆豪雨，飛下了重慶。褚老先生安然無恙。夫人維鈞早在觀音岩等着了。

在延安僅僅九十五小時，爲的是接洽團結問題，並不是爲了視察，如果爲視察，這短短時間當然不夠，單看延安市，也不夠，就論延安市，我所看到，也不過一箇角落罷了。同行六人各有各的接觸，上文所記，也不

過是我箇人所見到，所聽到是了。

有一回，毛澤東問我感想怎麼？我答：

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眞所謂「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週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祇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爲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爲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也有爲了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於自然發展，有的爲功業慾所驅使，强求發展，到幹部人才漸見竭蹶，艱於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複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於薄弱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

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週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週期率的支配。

毛澤東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週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祇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纔不敢鬆懈。祇有人人起來負責，纔不會人亡政息。

我想：這話是對的。祇有大政方針決之於公衆，個人功業慾纔不會發生。祇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於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來打破這個週期率，怕是有效的。

延安五日中間所看到的，當然是距離我理想相當近的。我自己也明白，因爲他們現時所走的路綫，不求好聽好看，切實尋覓民衆的痛苦，尋

覺實際知識，從事實際工作，這都是我們多年的主張，也曾經小小試驗過，爲了沒有政權和軍權，當然一切說不上，路綫倒是相同的。我認爲中共有這些表見，並沒有奇異。集中這一大羣有才有能的文人武人，來整理這一片不小也不算大的地方，當然會有良好的貢獻。我認爲中共朋友最可寶貴的精神，倒是不斷地要好，不斷地求進步，這種精神充分發揮出來，前途希望是無限的。至於方針定後，他們執行比較切實有效，就爲組織力强，人人受過訓練的緣故。

也許有人懷疑着：這樣，中共不是開倒車了麼？說這句話的人，也許就是中了洋八股黨八股的毒，像毛澤東所指斥的。我想不妨先請他把中共的整風文獻研究一下，再說。

我常想：做人必須自己立定脚跟，切不可依牆傍壁。人家說好，就是

好，說壞，就是壞。且必須服從眞理，也許好之中有壞，壞之中有好，不宜有成見，必須眞眞切切地查明它的實在。可是，不要單聽人家怎樣說，還得看人家怎樣做。

詩

自重慶之延安

飛下延安城外山，
　萬家陶穴白雲間。
相忘鷄犬聞聲裏，
　小試旌旗變色還。
自昔邊功成後樂，
（延安城宋范仲淹築以防西夏者。）
　即今鈴語訴時艱。
鄜州月色巴山雨，
　奈此蒼生空淚潸。

延安去

（一）

懂送！懂送！
左一起，右一起，在探聽他們行蹤。
都祝這一行成功。
問成功有望麼？有！有！
團結，殺敵，民主，建國，
理同，心同。
誰都不爲誰，
爲的是可愛的國家，可恨的敵人，和可憐的民衆。

（二）

「祇要於國家有益，
都可以商談」。

我相信是從眞誠和理智發出的諾言。

「中間人，公道話，原來最難討得雙方的喜懽。」

「辛苦！辛苦！」

這是給我們一時親切的鼓勵和慰安。

（三）

「我不是中國人。

可是，

定要促成中國的團結、民主、平和。

我還可以賣力，跟過去一樣的多，

祇須雙方願意地對我」。

這樣好呀——盟邦助我，

是他們自發的友誼麽？

不。是八九年千千萬萬人血的成果。

雖然，我的事，不能讓我自家來解決麽？

（四）

七十三的高齡，
　爲了心頭的責任，褚先生說：
　「走一遭算什麽！這老命還得一拚」。
七個人簽定了，
　突然飛來一信：
病！
王先生說「我的體格，向把野蠻自命。
　不行！不行！」
　「還打算勉强地一行，
　又怕病傳染着，
　　於事無益，而反有損」。
好比出師臨陣，
　忽然缺了一員將領。

（五）

我們是自動的，
不受任何方面的囑託。
是超然的，
不受任何名義的拘束。
我們說話祇有坦白，
行動祇有勇敢和正直。
我們不是第三者，
不是調人，
不是中證。
若問我們的使命，
祇是良心的使命。
若問我們的身分，
倒是一分子主人翁的身分。

（六）

「洋八股一文不值，
黨八股更萬要不得。」
「打倒主觀主義，
宗派主義。」
「我們回到實際工作裏。」
「我們向老百姓學習。」
「不反對取租，
但須減租。
不反對取息，
但須減息。」
這是民紀三十四年七月，
來去延安五日，
親聽得明明白白。

最大的要求是什麼？
是民主，是團結。
一致地這般說。